



憶亡父

~双木~

前年，底，忽接四哥來信，得知家父得肺癌，且情況相當不樂觀。我毅然決定東裝返曆，當台，與他渡過最後一次的重慶，當父女相見時，能盡文職之刑，其複雜之心情，豈能以筆墨形容。

這一星期訣別前的相聚，對我的是何等的珍貴？所有兄弟姊妹及侄子，甥兒們都回老的家湊熱鬧。大家抑制着悲哀的情緒，你一句，我一言的，笑聲滿堂。父親受到這種熱氣，暫時忘記了病痛，開懷暢談，詳述兒時趣事，背誦兒歌，演唱童謠。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天倫樂畫面！可惜過幅畫面已不可復得的，只是無限的悲哀與懷念。

父親生於 1899 年，自小因家貧既成養子。不幸養父養母又早逝，惡視戚趁機霸佔財產，所以從小就在逆境中奮鬥。

力求生存。難得的是，在那種環境下，他還能排除萬難，完成中學教育。廿步時，而重慶的媳的母親結婚，以父以微薄薪水，養育子女七人。

父親不是個師範畢業生，也從來沒有正式在公立的大學校當過老師，但是人人都稱他為老師，他也實在是當之無愧。早年為補助家計，他曾經在自宅教過漢文，使隣近文盲者能認識些實用的字，寫些普通的信。後來因民衆補習班的成立，漢文教學因而停止。不過他也不因而空閒下來。由於他的國學基礎很不錯，而且毛筆字又寫得很好，他成了我家鄰近廿多家住戶的義務代書。舉凡書信來往，房租契約，紛爭和解，以及婚喪喜慶的紅聯及弔文等，無不由他一手包辦。他費時間，絞腦汁，卻從沒有收過半文報酬。每年，終時他更是忙得不可開交。他有時寫不完的春聯，即使是上班時為同事們寫春聯。

父親是個好學者，工作之餘，常手不釋卷。他喜歡詩詞，時常吟詩自談。有時也會

写下几句来表示内心的感触。记得十年前，我刚离台来美时，他在夜裡看不到我房裡的灯光，寂静无声，感咏一首：
深闺静寂，寂无声，不见灯光
庭半明，夢裡依稀人影在，
醒来追忆别離情。

又於是年中秋節時，因連我這老么都斷同他了，所以特別寂寞。幸好家鄉工地公廟前，有演戲助興，他在拜完月娘之後，感吟一首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
萬里關山無別寄，向神默禱祝前程。

又於一年後，得知女婿得碩士學位之後，他也作一首詩相贈：

學海無邊勤是岸，青雲有路志為梯，
蹉跎歲月成何事，博士頭銜待品題。

父親一生雖沒享受過富裕的物質生活，但他的精神生活是豐富的，是快樂的，因為他有一個甜蜜溫暖的家和一群他自引以為傲的子女。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新加坡時，向我們一家人說的話。他說：「剛才聽到你們大家都在說自己的孩子在學校的成績有多好，不第一名就是第二名，其實我

的孩子們也不比你們的差。想當年，只要我一踏進北屯國校的校門，許多小朋友都說：『我認識他，他是班長的爸爸』。到了學期末，每個孩子都會拿許多獎品，獎狀回來，鉛筆、簿本，從不用我花錢去買。遇到投考中學大學時，不用投操心，沒有家長教師，還是榜上有名。左隣右舍，無不投以羨慕的眼光，誇讚我教導有方，祖先陰德積得够。就是大家長大成人，各自奔西後，還没人忘記我這個父親。尤其近年來，我毛病較多，大家更爭相接我去奉養天年。同年的老友，那兒不說我老來有福？你們說我的子女們是不是不比你們的差？……」。父親的一席話，使我們又高興又慚愧。高興的是我們曾經使他為我們的表現而感到驕傲，為我們的孝心感到欣慰。慚愧的是反哺之思未盡，而他竟已這么滿足了，可見他所求於我們的是多麼的少！

父親生前雖只是個平凡的公務員，但他卻是我們偉大的嚴父兼慈母（母親早逝）。他沒有留下財富，但他早已給我們無限的愛，永恆的愛。我們懷念著他，直到永遠。